

受世界。在生命臻於圓熟的階段，她的詩自然更值得讀者、論者重視。而在我們掩卷喝采之餘，更期待詩人持續自我突破，使創作之泉更加豐沛、流淌為一條生機無窮的大河。



「福爾摩沙文學家」以種樹行動護土地

詩文兼寫的吳晟，早年以詩歌為主，中年後則以散文為多；且起步甚早，22歲便出版第一本詩集《飄搖裏》。其後回鄉任教、務農，以一系列作品標誌出獨特的主題與風格。詩集《吾鄉印象》、《泥土》成書於七〇年代；散文《農婦》、《店仔頭》，詩集《向孩子說》則在八〇年代出版，共同特色是描寫農民的勤懇，同時反映農村經濟內憂外患、農民生活無著的景況。他的作品自耕讀生活而發，亦有不少書寫政治議題、社會運動之作，整體風格淺白質樸，溫厚中帶有反思與批判性。

書寫農人、農村著名的吳晟，近二十年尤為關注環境議題，著力甚深。他曾踏查濁水流域，見證自然遭受破壞的實況，寫下多篇散文，2002年結集為《筆記濁水溪》。

2011年與吳明益合編《溼地·石化·島嶼想像》、2014年將《筆記濁水溪》重新出版為《守護母親之河：筆記濁水溪》，並增加一輯「守護水圳行動」、增錄新詩作〈請站出來〉，呼告讀者挺身護水。另一方面，2008年，歌手吳志寧邀集數名音樂創作人，為其父吳晟作品譜曲，推出《甜蜜的負荷：吳晟詩·歌》專輯。2014年則由吳志寧獨自譜曲完成《吳晟詩歌2：野餐》，同年推出父子合著之《只有青春唱不停：吳志寧的音樂、成長與阿爸》。這些跨領域的合作，讓年輕一代在「課本」之外，有了更加認識老詩人的機會。

除了以詩文關懷土地，吳晟自2001年即參與林務局「平地造林計畫」，開始在彰化溪州的吳家農田種樹。這片占地近三公頃的樹園，他以母親之名，命名為「純園」。用友善自然的方式，培植了櫟木、樟樹、烏心石等原生種樹木，並將樹木送往台灣各地，以推廣原生種植物的種植。《種樹的詩人》一書，由吳晟口述並穿插詩文，鄒欣寧採訪撰稿、唐忻忻資料彙整，記錄其投入「純園」的點滴心血。這部既似報導文學或散文，又有「種樹工具書」功能的作品，終在2017年初與讀者見面。而同年10月，真理大學台灣文學系為肯定其創作五十餘年來的成就，頒予台灣文學家牛津獎「福爾摩沙文學家」，並舉辦「吳晟文學學術研討會」，從詩觀、生命觀、地方意識、社會運動、跨域創作等多元視角探討吳晟作品。

自2016年11月起，蔡英文總統遴聘其為總統府資政；2017年《種樹的詩人》之出版、「台灣文學家牛津獎」的獲得，在在證明吳晟晚年豐收期已然到來。台灣文學史

上，吳晟作品的特殊性與重要性自不待言；然其行動與實踐之收效，台灣的環境問題何去何從？如果我們有信心，那麼就要有耐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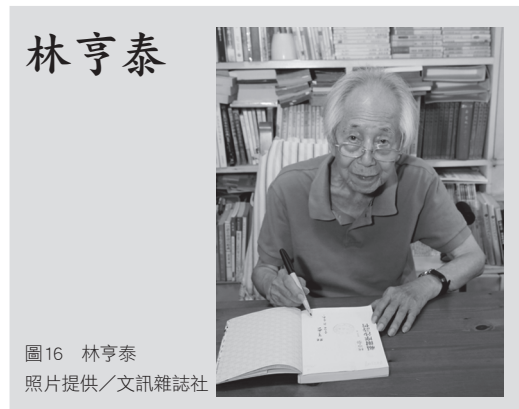


圖16 林亨泰
照片提供／文訊雜誌社

典範自成，九旬高齡得殊榮

2017年第40屆吳三連文學獎頒予詩人林亨泰，譽揚其於不同時期的詩作中，遙映社會脈動並探索各種主題與技巧，無論創作或理論皆深具開拓性，寫作數十載，為當代詩壇重要標竿。

林亨泰的文學生涯可追溯至1942年，他於此時開始摸索寫詩；1947年加入銀鈴會後，始正式創作。當時受銀鈴會顧問楊逵的鼓勵，積極發表詩作於《潮流》、《台灣新生報》「橋」副刊。這些作品具現實主義的批判精神，後集結為《靈魂の産聲》，兼有日文詩與中文詩，呈現「跨越語言」的轉換軌跡，謂其四〇年代的創作總結。

1949年，銀鈴會成員受「四六事件」牽累，被迫解散；白色恐怖陰影籠罩，加上不滿「戰鬥文藝」充斥文壇，林亨泰停止了創作。然而，1954年偶然閱讀到《現代詩》，使他重新燃起創作熱情，稍後出版了第一本

中文詩集《長的咽喉》，展現富含台灣意象的詩面貌。兩年後，紀弦發起現代派運動，他即受邀「九人籌備委員會」成員之一。此階段作品現代主義風格濃烈，多發表於《現代詩》、《創世紀》。除以符號詩的創作震動詩壇，林亨泰亦發表諸多前衛性詩論，為一理論與實踐並行的現代派健將。

1964年，受吳濁流創辦《台灣文藝》的啟發，林亨泰與詹冰、陳千武、吳瀛濤等人創辦笠詩社，並受推選為《笠》主編。在該詩刊中，林亨泰開闢「笠下影」、「作品合評」、「詩史資料」專欄，重視詩論、作品評論與史料建立。雖在第六期後辭去編務，但其為《笠》打下根基，可謂在編輯計畫完成後功成身退。

林亨泰雖在1962-1972年間，因私務與身體因素未能提筆寫詩，但詩評、詩論的創作仍不輟。在這個階段，他雖與現代派分道揚鑣，但並非否定之，而是更重視詩如何表現「時代意義」。此時的評論文字中，可見現實主義、現代主義的鍵結與對話。七〇年代中後期，林亨泰復重新寫詩，仍呈現智性與知性的詩風；以現代的表現方法經營現實性素材，寫下對生活的體驗與省思。至八〇年代，林亨泰推出兩本詩集《林亨泰詩集》、《爪痕集》，新舊作兼有之。其時面臨台灣社會、政治制度的變遷，林亨泰也寫出或直白或諷刺的政治詩，是其詩風與主題的又一次變化。1995年，林亨泰因腦血管栓塞入院急救，其後造成肢體與語言能力損害，卻憑著毅力進行復健，得以重新寫作。此時的作品中，他斂起前衛的鋒芒與銳利的批判，轉而呈現沉澱過後的靈明，一向冷冽的詩風從而有了溫度。